

开·卷·书·坊

开卷闲话九编

子聪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

开·卷·书·坊

开卷闲话九编

子聪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卷闲话九编 / 子聪著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5. 8

(开卷书坊. 第4辑)

ISBN 978-7-5326-4417-9

I. ①开… II. ①子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0705 号

## 开卷闲话九编

子聪 著

责任编辑/吴艳萍 装帧设计/朱赢椿

技术编辑/顾 晴 责任校对/左钟亮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辞书出版社出版

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[www.cishu.com.cn](http://www.cishu.com.cn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4 字数 78 000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417-9/I·267

定价: 36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2-66700301

## 韦泱序

《开卷》有个“闲话”，我在不经意间，已翻阅了十五年。记得，起初它叫“开有益斋闲话”，后来改为“开卷闲话”，更为简洁精练，刊出位置也固定放在每期刊物的最后，犹如一出舞台大剧的压轴戏。

我去拜访沪上文化老人时，看到《开卷》常常是他们的案头读物，让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每期《开卷》一到，先从后面的“开卷闲话”读起。古人说，秀才不出门，全知天下事。这些足不出户，从农耕年代走过来的文化老人，更多的是从纸质读物上来了解大千世界，获悉各自感兴趣的信息。书与人，当然是他们的首选。这是他们的阅读经验。我想，这一定有其内在的心理需求与阅读取向。后来，我也分享他们的阅读快乐，从刊物的最后倒翻，开始读《开卷》。

这样，一年年“闲话”读下来，会生发一些联想，

并有所感悟，触类旁通。表面上看，“闲话”是《开卷》的副产品。子聪在编辑每期《开卷》的过程中，以日记的形式，记下了与《开卷》相关、与读书相关的点点滴滴闲话。但往深处探究，却是闲话不闲。它密集的信息流量，它书往人来的细琐繁绵，都渗透出书籍在繁华喧嚣的商业社会中所带来的脉脉温情，给大都市行色匆匆、心态浮躁的人们带来心灵慰藉。

时代列车呼啸前行，令人感到欢欣鼓舞，但亦使人忧心忡忡。网络时代的到来，推动了社会进步，便捷了工作生活。但会在一瞬间，使我们曾经看得到摸得着的现实体验，突然被剪切被删除，消失得不留任何痕迹，无影无踪。

但是，“闲话”不捐细流，把书人稍纵即逝的日常生活，真实地一点点记录下来，细心地梳理成日记，一月一次集中刊出，一两年汇编一卷，日长时久，蔚为大观。既留下了一份关于《开卷》的办刊史料，也散发出书香社会的人文情怀。

“闲话”，让我们过于匆忙的脚步放慢下来，不

要错过了本来就为人类所创造、所享受的诗情画意。“闲话”，让我们的阅读生活更为悠闲，慢慢品味文化的内蕴与情趣。

“闲话”坚守十五载。但我不认为，“闲话”只是子聪一个人的闲话。它是连接并串起读书人的精神纽带，在它周围形成了一个同气相求、互相支撑的读书群体，展示出一个很强很有磁力的场域。

写于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

## 薛冰序

三月里，为《开卷》创刊十五周年，我写了一篇《开卷有缘》，文中说到，即使算上民国年间，能坚持十五年的同人刊物，也是凤毛麟角了。同样，作为《开卷》的品牌栏目，《开卷闲话》能出到第九编，大约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
一份民间读书刊物，一个品牌栏目，能够历久不衰，固然难能可贵。但对于《开卷闲话》来说，更重要的意义，则是保存了一份民间的文化记忆。

每一个时代，都会有自己的“书记员”，都会留下自己的记忆文本，但文本形式个个不同。三十年前，我因痴迷于晚明史事，收集了百十种野史笔记，当时就朦朦胧胧地感觉到，有些作者具有明确的史家意识，有些作者则不过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手记录，甚至都没想到要给别人看。对于后人来说，这种随手所记，往往较为真切而可信。尤其是在正

史沦为秽史的时代，民间的文化记忆就更为后人所重视。

近代以来，报纸的出现，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。它与野史笔记的差别在于，不但有及时的记录，而且有及时的公布，因为面临当事人与旁观者的检验，所以不得不尽可能地追求真实。这就使得它在满足同时代人的文化需求之余，又成为后人可以检阅利用的史料。然而，一方面，是传媒管理部门的技艺日益纯熟，一方面，是商业化汁液无孔不入的侵蚀，二十世纪后半叶，报纸已变得越来越面目不清。新世纪之初，全国各地民间读书刊物如雨后春笋，纷纷兴起，其重要因素之一，便是时代文化“书记员”的缺位。

《开卷闲话》中大量引录的书信、电邮、博文，往往是写作者随手记下的见闻与感慨，说实事，抒真情，心无顾忌，口没遮拦。当然，在汇为一编之际，子聪先生会有选择；如同他自己的记事一样，偏重于文化活动的实录。在《开卷闲话五编》出版时，我曾写过一篇短文，说到“闲话”固是文人心性一时之



所至，只言片语，零星琐事，初看无足观，然而堆沙成塔，集腋成裘，记录的时间越长，关涉的人事越多，论及的范围越广，其价值也就越能显现出来。时隔数年，回头再看，当初的时事，于今已然成史。它无须向文化“正史”上去争一席之地，但确实在有意无意之间，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。若干年后，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民间文化发展史的人，大约不能不借重《开卷闲话》这样的民间文本。尤其是《开卷闲话》，其所记录所反映的范围之广、层面之高，所持续的时间之长，在同类书刊中，无有能出其右者。

《开卷闲话》各编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延请多位学者文人写序。我于写序一向视为畏途，但对于《开卷闲话》，则是无从推托，也就依其宗旨，信手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。

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南京

## 徐雁序

“谁人背后无人说，哪个人前不说人。”说话，该是人类从大自然中进化得来的一种天赋功能罢？话说在文字还未被先哲发明的时代，言传身教，表情达意，乃是生活和生产实践经验，信息传递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。即使在书面语大行其道的时代，促膝情话、联床夜话、饮宴会话，甚或杯茗话旧、长亭话别，说真话，讲闲话，也是人类沟通情感、交流思想的有益工具。话说至此，然则“闲话”何由而生耶？

按，所谓“闲话”，或系人在闲暇时分所说出来的话，或系人在非正式场合所说出口的非正式性的话。尝忆陆游《雪意》诗中颌、颈两联云：“山寒酒过平时量，窗黑书亏半日功。闲话更端茶灶熟，清诗分韵地炉红。”在某个天地间满酿着雪意的傍晚，恰有诗友上山在室，于是在炉红茶热的氛围里，分韵

吟哦起来，顿时忘却了江边朔风吼、屋外乱云飞……而好酒和旧书，正是与良友在雪夜对坐闲谈之资。

然则人情所向，人们往往喜闻乐与前一种“闲话”而怕人讲说后一种“闲话”，因为后者常常也可能就是那些“可畏”的“人言”了。往贤教人“酒逢知己饮，诗向会人吟”，“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”云云，其中的人生教训想必沉痛非凡，不可言说也。

记得一九八七年冬，萧乾先生在为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，有这样几句后来流传颇广的话：“由于图个安静的晚年，我现在奉行的只是尽量说真话，坚决不说假话”，因为“经过多年的学习、检讨以及对身边事物的观察，我心里开始形成一种尺度，懂得了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……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我不满足于这种境况”，近十来年“不遗余力地倡导说真话”的巴金，“也不满足于这种境况”。他认为，要改变这种人不能畅所欲言的局面，须得有两个先决条件：一是



“不要轻易惩罚说真话的”；二是“不要过分慷慨地奖赏说假话的”。当年这篇文字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《文汇报》上。近三十年的时光不觉已逝，巴、萧两老则墓木将拱，遗憾的是，这篇题为《要说真话》的随笔文章，已少为新生代所知了。岂不哀哉！

“世间好语书说尽，天下名士话柄多。”人之嘴除了饮水吃饭外，总是不免要说三话四的，犹如吸气之后就必须得呼气一般，此亦人性所系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怀抱家国情怀的笔耕舌耘者而言。但要在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的说话分寸上下功夫，以免说者无意而听者有心，甚或祸从口出，平添人世间的纠葛耳。却说宁文君执编《开卷》十有五载，闲话多而少碎语，且闲话非闲，有喜闻乐见之致，令人执卷心喜，故书数语为之叙云。

江淮雁斋主人于乙未雨夏间

## 王稼句序

子聪先生正在编《开卷闲话九编》，恰好上月下旬一起在南京、天津盘桓几日，他就想让我写篇序，有点不知所措。《开卷闲话》在一编一编地出，每编总有好几位写序，八编下来，至少已有二三十位写了，当然也不少我这一篇。再说，本想说的话，别人都已说过，并且说得更好，搜肠刮肚，实在也想不出说点什么。十年前，《开卷闲话续编》印出，我写过一篇《读书界的一份实录》，本来可以拿它来凑数，想想有点不应该，有点辜负子聪的厚意，拿司马温公的话来说，“岂可逆自鄙薄，不倾胸腹之所有，以尽布于左右而求采择乎？”然而真正要写，则不外乏味或生凑。

《开卷》有一个专栏，名曰“开有益斋闲话”，放在每期的最后几页。这“闲话”有点像编后记，但又不是，内容排日记事，有书信摘录，有活动花絮，有

出版消息,有书人踪迹,几乎都是由子聪自己交接结纳而来。在我想来,在这个读书圈里,需要有子聪这样的人,广泛联络,各方询叩,然后将他所知道的,写入“闲话”,进行发布,正因为都是人和事的亲历者,那是具有现场感和权威性的。特别像我这样不弄微信、微博的人,就可借着“闲话”知道不少消息。我特别欣赏子聪的,就是他对前辈先生的尊重,为他们做了很多具体的事,在主持“开卷书坊”等丛书时,向他们约稿,甚至费了心力给他们编辑。谁都会老去的,在人生的黄昏,眼前的世界依然绚丽烂漫,那是多好的事啊。反过来,前辈先生亦未忘情子聪,给他写稿,给他题词,给他提供他们人生阅历成就的文化环境,真可说是相得益彰,“闲话”也因此而更加生色。

《开卷》创刊十五年了,留下的文章已有很多,“闲话”自然也集腋成裘。将它们一编编地印出来,自然很有意义。我在当年的文章里说:“我这个人懒于走动,借着一月一份的《开卷》,断断续续知道很多消息,如今辑印成书,就将这些琐碎的消息连

了起来，这好像就是看电视连续剧，相隔得太久，似乎不能连贯，索性买张碟片，一口气看了，不但省事，印象也特别地清晰起来。”当然，“闲话”更有保存史料的价值。单本《开卷》容易散失，结集一册，既便皮藏，又便检读。再说十五年风风雨雨，在这个不大不小的读书圈里，也有很多可说的故事，即以《开卷》的作者来说，也已经好几茬了。昨天就是历史，坠欢旧梦，都在回忆里。但回忆有时并不可靠，就我自己来说，明明记得参加过在南京的第一届读书年会，子聪说没有，至少没有合影，更因为“闲话”里没有记载，奈何奈何。这就是立此存照的依据。

子聪既要编刊物，又要编丛书，还要写“闲话”。“闲话”虽然并不难写，却要花费不少时间，或许每天都要做点功课，也就不必对它过多苛求。在我看来，“闲话”有时写得太正规，太套数，不妨有点变化。我欣赏范笑我当年的“简讯”，记别人的事，说自己的话，就相当有意思了。

二十年前，我在《苏州杂志》做编辑，陆文夫先



生让我每期写篇编后记，因为杂志社在青石弄里，那个栏目就叫“青石小憩”，有点像“闲话”，只是更多牵涉一点本期的内容。唐人有道是“雨余青石霭，岁晚绿苔幽”，应该还是比较悠闲的活，其实不然，写了一年，就不肯再写了。比照子聪，真是惭愧多多。

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

# 目录

韦泱序

薛冰序

徐雁序

王稼句序

001 二〇一四年

059 二〇一五年

## 附录

098 十五年,一个人,一本刊

112 《开卷书坊》第三辑首发品评会  
纪要

170 后记